我和gxy表白，还有一部分恐怕是觉得她会懂我的想法，因为我和她表露过内心的想法（有些真的没和别人说过），而她给的反馈也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理解我的人哪怕并不真的了解我在想啥。之前对陈都也是如此，对前女友恐怕也是如此，这种认为她懂我的幻灭恐怕是在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我忽然觉得按照不止一种哲学（很多可能世界）以及已知和未知的分界来看，可能不得不做出的推论是，没有两个人互相理解、一个人也不真正理解自己（概括篇已经做出了说明），因此，朋友关系或者恋人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前提上，而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前提上，简称凑合着过。凡是对于了解有任何过强的假设，都会导致失败，除非是两个都用着主流大路货api的人，大概匹配度更高一些。

看到西雅图最近有了难得的高温，就想起了gxy。我和gxy聊得最开心的一个，可能是讨论上海的旧忆，这是两个人都能讨论的，而且我也有一部分这样的需求。但是这部分需求只是我所有需求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部分我们可能是不相同的，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大概直至今天依然认为我和她本质上是一样的人，而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一点解释给她听让她意识到而已（因此讨论也越发抽象），可是这一点可能就是错的了，她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和她一样的人。可参见关于多元化及每个人志趣不同的那个微博。和别人都不是一样的人既不是优越的事也不是悲伤的事，是一件有趣而平凡的事。

人如何看他人，如何“合理化”他人。无疑，gxy提供了不少的学习info，这个算是非常有益处的学习动力，比如视觉slam之类。这个方面要找一个替代人不容易。不过讲真，我也不见得总有这个心情去容纳新东西。比如放着张培土星人，其实我也懒得问中文系的东西。这个其实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天才在周围人眼中也没有那么跳跃，因为周围人已经给了他一个假设，他们只看他们能理解的东西，而把不理解的东西都强行归入一些不合理的假设中，比如奇怪的抽搐。